

卷之首

序

舊序

纂修

卷之一

地理志上

圖考

沿革

星野
山川

疆域
附形勝
十景

西城縣志

序

余蒞商之四年秋邑紳士請於余曰我公之治商也革陋規清積弊振興文教創建義學若城郭若祠廟有裨於民者悉次第舉修歲捐廉俸不少憮惜惟吾邑志乘自康熙二十九年迄今百餘載未經修輯歷任父母志馬未遂似有留之以待我公者某等不才願襄贊執事以樂觀厥成焉余

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昔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不克作志重其志也况邑志脩輯軒之採傳信則國史尤信傳疑則國史亦疑所闕甚鉅余簿書鞅掌學殖荒落何敢仔任第商志之不可不修者
上之安有七百餘年間

國家渥澤之深惟恩閭里嘉惠士林未遑紀
載一也山川建置如決瀘之未得其源城
保之屢更其舊二也丁糧地畝之現額常
漕義社之實貯今昔不同三也武備則移
守備增營汎巡檢則昔在金剛臺者議裁
今移牛食畈者議增官師歷數十任其為
教為養或得或失均宜續錄四也邑踞豫
州東南之秀人文蔚起或列甲科或登仕

籍累々若々後先輝映所當按次悉書五
也忠義孝弟烈士文人以及節婦烈女表
章宜急六也他若藝文之類或有關於世
道人心或有關於山川政治其宜掇拾搜
羅者七也凡此數端皆非可緩余又何能
以不文固辭遂尅日檢稽冊檔萃集羣書
進邑中諸名宿相與發凡起例據摭討論
約以九志區為一十四卷而諸紳士採訪

參訂督修考校者率皆虛公勤慎蓋衆益
多而事集計開局於嘉慶八年二月越六
月而志成昔宋羅顧新安志自序云儒者
之書具有微旨不同記簿余方學為從政
數年以來兢兢業業時虞無以慰我士民
矧茲志事所謂辭尚謹嚴論踞體要者烏
能自信故兩考核傳述轉欲以記簿之意
行之俾後之作者有所取資以成信史不

至以抵牾掛漏貽譏想諸紳士當有見諒
於異日者矣時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季夏

賜進士出身商城縣知縣調知商邱縣事候選
員外郎榮河武開吉撰

商城縣舊志序

邑之無志猶渡海具舟楫而昧斗極貌有妍媸而無明鏡也前無鑑後無法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駁橫議多則是非亂典要湮則奸謫生故世者以史乘爲宗知道者又以作史爲懼邑之志卽十五國之風列國之史耳商城素稱斌雅兵燹之餘文獻漸滅殆盡余初蒞任時蒐舊志僉曰灰燼急詢故老考核近事彙輯成書未遑也商俗近淳地近饒然地利無常惟人是恃夫物不素具者不可以應卒此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有其備則無其事有時山澤皆民

之利導其流而源裕焉有時山澤資益之藪因其幽僻沮洳而萑苻生焉間以數十年弊之所積逞於旦夕嚴以禦之恐隄之決也寬以容之恐蔓之滋也獨不思往昔淳厚之俗相安於無事變至此極乎獄者生民之大命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屬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獄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讀官師志守令循良尸祝歌誦者或百年或數十年謳思不怠有懼心焉求免巷詛市唾也可矣士之樸者覩藝文而禮樂之心生民之黠者鏡往

昔之嘉言懿行而邪僻之習化周南召南被賢聖志化
故篤於行而廉於邑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伯好信而
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太
公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一邑者審乎上之所尚而
已余於是兢兢焉然又有非邑令之所得主必借於民力
假之歲月仰結於同事者蓋商土山多於水溪浮於田賦
荒於人田荒於賦經制存留雖除荒徵收賦役雖著之令
甲征之民則日十室九空所謂商城土產漆竹者安在哉
蓋採取者無人亦終歸於朽腐成土苴已耳時有可否物

有興廢一人爲萬室陶豈得哉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旨哉先臣蘇軾之言也自有此志人知禮義自坊吏茲土者亦知鼎宜自愛端有賴焉觀文章而知其時之盛衰觀人物則懷今昔之殊致遡往昔則深景仰之私衷余之素願也然履其田畝則動優恤之心稽其丁戶則勤生聚之巡察其風俗則凜馭朽之懼矣兼屢奉憲檄督修苦無舊志可纂僅與二三同志蒐見聞徵遺蹟思攝累月草創初成始備一時觀感云非敢曰邑之志備於此也總以無舊志之可纂耳然文直

而事數又贍而事詳叙事不激訛不抑抗竊取司馬遷班
固二良史之遺意也順治己亥知縣陳倉高材撰

商城縣志

卷之首

三

商城縣舊志序

天地之心人物之情各相適而爲志九野有其屬五土有其宜以至萬彙有其歸觀於星野之分可以識天之志之所屬焉觀於山川之聚可以識地之志之所宜焉觀於風俗之遷流生育之蕃變可以識人與物之志之所歸焉志者記夫天地人物之志也猶列國之有史也流於心志蔚爲文辭識者採之覩列國之風氣歷世相傳披覽載籍如見千古之志况邑雖一隅碁布星列疆域錯繡志各有存不可泯也商邑寓內由古廸今爲城爲邑廢興數數無可

攷矣復開基於明之成化八年故老所傳近二百年來阡陌間雞犬桑麻雍雍熙熙都人士禮樂文章彬彬郁郁士志樸民志淳殆古帝治王風也迄崇禎之十有四年辛巳春寇壓境城遂陷灰燼烈於秦火黍離茂於吳宮諸所記載燹焉殆盡求所謂如接往代之志莫之或覩客歲己亥高令視事屢奉憲檄纂修爰進故老而之遂獲成草未經刪正余來令幾務未遑遽臻首及邑志蓋以驗士習民風於今昔已爾廣搜博採刪定成刻其以銘一邑之志亦以風萬世之志云順治十七年知縣衡戴天撰

商城縣舊志序

歲辛未余簡任視學大江之南北吾兄開離郵書來教曰
予蒞汝寧之商邑蓋三載於茲矣承殘疲之後起衰釐獎
靡有寧晷大約撫字急於催科寬猛法平遺愛而其間山
川風俗人物材產與賦稅之增減制度之沿革文藝之盛
衰城郭衙舍之廢興自明季兵燹淪散往往半不可攷所
存邑乘亦殘缺失次予欲訂正久矣今者大中丞閻公與
各憲頒諭裒集通省志書勅爲不朽予敢不勉從事亟
令學宮之明敏者彙爲成帙確遵憲條親刪定而益損之

去其繁文傳其信雅蓋以邑之有志所以紀往詔來彰善
闡行俾循良賢隣如晤旂常不遠草木蟲魚亦皆薈萃茲
且付之剖劂以光盛典矣予盍爲我叙之予發冊讀竟不
覺喟然歎興憶昔與吾兄風雨晨夕篝燈夜誦相期通曉
古今爲有用之學而吾兄沉靜淵達言笑不苟發爲制藝
則醇正和暢得先民之腴尤精於易理窗稿一出入爭寶
爲聞戰之秘自乙卯予與大升弟獲登賢書吾兄不以不
遇而稍阻其志丁巳幾告雋矣爲嗇於數而絀焉夫以吾
兄之才豈不足較書天祿以黼黻盛治而乃山城清署暇